

前　　言

这些只是关于革命哲学的感想，并不是一本正式的著作。
这也不是企圖要解釋七月二十三日革命的目标及其事件。

这是完全另一种东西。

它很像一个侦察隊。

它企圖偵察我們的心靈，以便我們認識我們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們在前后銜接的埃及歷史中起什么作用。

它企圖偵察我們在过去和現在所处的环境，以便我們認清自己所应走的是什么道路。

它企圖偵察我們的目标以及我們為實現這些目標而應該聚積的力量。

它企圖偵察我們所处的环境，以便我們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四面汪洋的孤島上。

这就是我的意圖。

僅僅是一个侦察隊。我們為解放祖國而進行偉大的战斗，这个侦察隊就在那个戰場上服务。

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

(簽字)

第一章

不是哲學——沒有完成的一些嘗試——不是單純的
兵變——人在巴勒斯坦，夢在埃及——阿哈邁德·
阿卜杜勒·阿齊茲未死之前——以色列給我們的教
訓——學生時代——真理和真空——為什麼軍隊不
得不行動——完整的面貌——先鋒隊和羣眾——最
大的願望——革命指導委員會委員的典型——心理
上的危機——在同一時間內的兩種革命——避免中
途發生衝突

首先，我想談一下“哲學”這個名詞。

這個名詞是龐大的。

當我一想到這個名詞，我就感覺到我好像站在一個一望無際的世界前面，或者站在深不可測、看不到彼岸的大海邊緣。這種神秘的恐懼使我裹足不前。

事實是我想在我要談的問題里避免用“哲學”這個名詞。對我來說，要討論埃及革命的哲學是很困難的。

困難的原因有兩個。第一，要解釋明白“七·二三”革命的哲學，就必須由許多大學教授來深入地研究藏在我國人民歷史深處的革命哲學的根源。民族鬥爭的故事既不含有任何

毫無意義的間斷，也不呈現任何突然發生的驚人事情。

世代相接的人民鬥爭，就像用一塊塊石头積疊起來的建築。正如建築里的每塊石头都以下面的石头為憑借，人民鬥爭里的各種事件也是彼此相關的。

新事和旧事是互為因果的。

* * *

我並不想自命為歷史教授。

對我說來，這是很難設想的事情。但是，假設我像一個初級的小學生一樣來學習我國人民鬥爭的歷史，我將會說：“七·二三”革命實現了埃及人民自從新时代開始就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掌握自己的命運的那種願望。

為了實現埃及人民的這種願望，歐默爾·麥克賴姆領導過一個運動，他以人民的名義擁戴穆罕默德·阿里為埃及的總督，但是這個嘗試失敗了。

為了實現埃及人民的這種願望，亞拉比企圖要求立憲，但是這個嘗試也失敗了。

從亞拉比革命到一九一九年的革命^①，可以算作一個思想沸騰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曾有過許多次的嘗試，但是都失敗了。

至于賽義德·柴魯爾所領導的一九一九年的革命，也沒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埃及產生了獨立運動。由於英帝國主義實行壓迫政策，引起了一九一九年埃及廣大民眾的反英運動，結果英國不得不在一九二二年發表宣言，表面上承認埃及為獨立國。——譯者

有实现埃及人民的这种愿望。

* * *

有人说，“七·二三”革命是被巴勒斯坦战争的后果所引起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也有人说，在那次战争中我军官兵曾因坏武器而遭受惨重的伤亡，以致发生革命，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还有人说，革命是从“陆军军官俱乐部”选举的危机产生的，这种说法距离事实更远。

依我看來，真正的原因必須在更深更遠的地方去找。

假若陆军军官們是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而革命的原因是由于自己被騙而参加了巴勒斯坦战争，或者是由于坏武器使他們伤腦筋，或者是由于在“陆军军官俱乐部”的选举里有人損害他們的尊嚴，那末他們的行动就不能叫做革命，叫做兵变是更恰当的，即使導致兵变的理由是非常充足的。

这些都只是附帶的原因。

这些原因的主要影响或許是加速了我們的革命。实际上，就是沒有这些原因，我們早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在这一切都已事过境迁，革命念头的萌芽已經过了漫長年月的今天，讓我試回憶一下，我在心里發現革命种子的那第一天。

远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陆军军官俱乐部”的危机开始之前，革命的种子就已种下。当时，“自由军官組織”已經成立，并已从事積極的活動。事实上，如果说“陆军军官俱乐部”的选举危机主要是由于“自由军官組織”的活動所造成的，这也

不能算作誇大其詞。因为，那时我們已經存心進入战斗，以考驗我們的团结力量和組織力量了。

我們抱有那种念头，也同样是远在武器舞弊案件被揭發之前。“自由軍官組織”当时已經存在，而事实上正是他們的小冊子敲起了警鐘的。他們的活動引起了对舞弊案件的羣情激昂。

* * *

这个念头的开始还远在那些之前，甚至还远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我初次參加巴勒斯坦戰爭之前。

當我回憶起我們在巴勒斯坦所經歷的詳情的這個時候，我發現一樁怪事情：

我們身在巴勒斯坦作战，我們的夢想却在埃及。我們的子彈向对方战壕里的敌人打去，我們的心却萦迴在遙遠的祖國周圍，因為我們把祖國留在后方讓豺狼去照管着。

在巴勒斯坦，“自由軍官組織”各个小組進行學習和研究，并且常常在战壕和指揮站里集会。

有一次，賽拉·薩勒姆和查卡里亞·摩海丁①突破了封鎖線，進入法魯加城，找到了我。我們一起坐在被包圍的据点里，不知道下場如何，但是我們談話的中心自始至終是我們必須設法拯救的祖國。

① 賽拉·薩勒姆曾任埃及政府國家指導部部長，一九五五年八月辞职。
查卡里亞·摩海丁現任埃及政府內政部部長。——譯者

在巴勒斯坦，有一天卡迈勒丁·侯賽尼①坐在我身旁，神情頹喪、兩眼失神地對我說：

“阿哈邁德·阿卜杜勒·阿齊茲臨死的時候對我說了什麼話？你知道嗎？”

我說：“他說了什麼？”

卡邁勒丁用深沉的語音和更为深沉的目光回答說：“他對我說：你聽着卡邁勒丁，最大的戰場還是在埃及！”

* * *

在巴勒斯坦，我不僅遇到了在為埃及而鬥爭的工作中與我合作的朋友們，而且也獲得了照耀着我的前進道路的思想。

我还記得我坐在戰壕里思考著我們的問題的那些時日。

法魯加城當時已被包圍，並且正處於敵人大炮和飛機可怕的雙重轟擊之下。

我常常自言自語地說道：

“我們在這裡被圍困在這些穴洞中，被人暗算地送進了一場我們對它毫無準備的戰爭裡。我們的命运被貪婪、陰險和荒淫無恥的人們所玩弄。我們沒有很好裝備地被遺棄在敵人的彈雨之中。”

每當我想到這一點，我的思想就會突然飛離戰場，穿越邊界，回到了埃及。我對我自己說：

① 卡邁勒丁·侯賽尼現任埃及政府教育部部長，並于一九五六年八月被任命為埃及民族解放軍司令。——譯者。

“在那一邊有我們的祖國，它猶如另一個規模更大的法魯加城。

“我們在這裡所遭遇着的一切，正是祖國的遭遇的縮影。

“我們的祖國也同樣被許多困難和敵人所包圍。祖國也被人欺騙，陷入了一場毫無準備的戰爭。祖國的命運也被貪婪、陰險和荒淫無恥的人們所玩弄。它也同樣沒有很好裝備地被遺棄在敵人的彈雨之中！”

* * *

不僅我的朋友們曾經在巴勒斯坦和我討論到祖國的前途，不僅經驗向我們提出了有關祖國命運的各種警告和可能發生的事變，甚至我們的敵人也在提醒我們祖國所面臨的問題。

幾個月之前，我在“猶太觀察家報”上讀到以色列的軍官伊爾丹·柯恩所寫的幾篇有關我本人的文章。在這幾篇文章中，這位以色列軍官談到他在停戰談判中與我接觸的情況。他寫道：

“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經常與我談的問題，是以色列的反英鬥爭，是我們如何組織了地下運動來反抗巴勒斯坦的英國人，以及我們當時怎樣能够鼓動世界輿論，使其在鬥爭中支持我們反對英國。”

* * *

我在自己心中發現革命種子的那一天遠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事件之前。那次事件發生後，我曾經寫過一封信給我

一个朋友。我在信中說：

“事件已經發生了，而且我們已經承認了既成事實，我們將怎么办呢？

“事實上，我相信帝國主義手中有一張王牌，他的目的只在威脅。但是，一旦帝國主義認清，有許多埃及人準備流血犧牲，用武力抗拒武力，他們就會像妓女遭到拒絕那樣狼狽地退却。當然，這是帝國主義的情況或者是帝國主義的習慣。”

但是对于我們，对于埃及陸軍來說，那次事件却在我們的精神和情感上遺留下新的影響。以前只愛閑談玩樂的軍官們，現在開始談論着犧牲和為保衛尊嚴而獻身的決心。他們都開始感到悔恨。儘管他們的力量還很薄弱，他們却悔恨他們沒有過問過用鮮血洗刷國恥和重建祖國榮譽的事業。但是讓我們等着吧，明天是很快就会到來的。

在這次事件之後，有些人曾經企圖進行一些報復性的行動，但是时机已經錯過，人們的心里充滿着無限的憤怒和悲痛。

實際上，帝國主義的這個行動，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個猛擊，使精神返回一部分人的肉体，并且使他們認識到他們應該為捍衛祖國的尊嚴而作準備。這是一次嚴厲的教訓。

* * *

我覺醒的日子，甚至還在一九三五年那個動蕩的時期之前。當時，我作為一個學生，參加了一九三五年示威游行者的行列，高呼着要求恢復一九二三年的憲法（實際上也恢復了）。

当时，我还跟随着学生代表们到政治领袖们的家里去，要求他们为了埃及而团结一致。这些努力的结果是“民族阵线”在一九三六年建立起来了。

我记得，在这动荡的日子里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我的一个朋友。我这封信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写的。我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兄弟：

“八月三十日我打电话给你父亲，打听你的情况。他告诉我你在学校里。

“……因此，我决定把我本来想在电话里告诉你的事情用书面通知你。

“真主说：‘你们要尽力准备一切力量来对付他们（指敌人）.’但是，我们准备对付他们的力量又在哪里呢？

“现在的局势是危急的，埃及的处境尤其险恶。我们几乎将与生命告别而与死亡握手了。绝望是一座牢固的建筑，谁去摧毁它呢？……”

我写下去，一直写完了这封信。

究竟是哪一天我在内心深处发现革命的种子呢？

实际上，这些种子不僅潜伏在我的心里，同时也藏在许许多多的人的心里；这些人都不能准确地指出它们开始存在的年月。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这些种子就已经在我心里产生了。它们是我们前一代遺留在我们意識中的潜伏的希望。

我說了那末多离題的話，為的是想說明我在分析革命哲學的時候所面臨的困難的第一個理由。我已經說過，這種分析是需要大學教授們深入地研究藏在我國人民歷史深處的革命哲學的根源的。

第二個理由是：我本人曾被卷入革命的漩渦，而處于漩渦里的當事者，就難于看清一些距離較遠的細節。

我是全心全意地卷入了每一件發生的事情以及每件事情發生時的進程的。因此，我就難于客觀地談這件事，並且說明其深微的意義。

我相信任何東西都不可能生存在真空中。

即使是真理也不可能生存在真空中。

藏在我們內心的真理就是我們設想它是真理的東西，或者更準確地說，它是加上我們心灵的真理。

我們的心灵猶如一種容器，它包含着我們本身的一切。這容器所容納的一切，都必然依着容器的形象而呈現，即使真理也非例外。

我竭盡人力之所能，想法阻止我的心灵，不讓它过分地改變真理的形象，但是我的成功能够達到什麼程度呢？

这就是問題。

除此之外，我必須要公平地對待自己，公平地對待革命哲學。因此，我得讓歷史來綜合我心灵中的真理形象、別人心灵中的真理形象和一切事件中的真理形象，然後從這一切提出全部的完整的真理來。

* * *

我既然認為“真理”這個名詞不大合適，那末，我能談些什麼呢？實際上，我有兩件事可以談一談：

第一，就是一些感覺，這些感覺在開始的時候只是模糊的希望，後來，逐漸發展成明確的概念，而在七月二十三日午夜終於變成了實際的措施。

第二，就是一些經驗，這些經驗從七月二十三日午夜一直到現在把那模糊的希望、明確的概念以及實際的措施付諸實施。

我想談的就是這些感覺和經驗。

我常常自問：我們陸軍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所做的事是否必須由我們來做？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次革命是實現埃及人民多年來的一個偉大的願望；自从新時代開始，他們早就渴望着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並且要求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如果真是如此，如果七月二十三日發生的事件既非軍事叛變又非人民革命，那末，為什麼要交給陸軍，而不由其他的力量來實現這次革命呢？

我一向是兵役制的忠實信徒。這種制度給軍人一種職責，就是他應當在祖國的邊疆上捐軀。但是，為什麼我們的陸軍被迫在祖國的首都採取行動，而不在邊疆上呢？

讓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巴勒斯坦的潰敗、武器舞弊案件和“陸軍軍官俱樂部”的危機等事都不是革命潮流迸發的真實根

源。这一切都只是加速革命潮流的助因；但是，正如我說过的，它們决不可能是真正的根源。

可是，为什么必須由軍隊來擔負这个職責呢？

我已說過，我長期在想這個問題。

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前，我們還在那些希望、思考和計劃的階段里，我就這樣想過。

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後的許多行動的階段里，我也這樣想過。

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前，就有各種論據說明我們的行動為什麼是必要的。

我們常常說：“如果軍人不負起這個責任，讓誰來負呢？”

我們也常常說：“暴君會把我們當做幽灵，用來打擾人民的清夢；現在时机已經成熟，這個幽靈應該倒戈相向，來粉碎暴君自己的迷夢。”

我們還說過很多其他的話，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話，就是我們從我們心灵的深處感到這次行動是我們軍人的天職；如果我們不執行這個任務，我們就辜負了那加在我們身上的神聖委託。

然而，我必須承認，直到七月二十三日以來經歷了長期的考驗之後，我的腦子才認清了全局。

這次經驗的一點一滴構成了全局的細節。

* * *

我承認，七月二十三日以後我的確發過幾次高燒，我在

昏迷中，我責備自己和我的同僚們以及陸軍的全体將士，我說：我們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行動是愚蠢的，是狂妄的。

七月二十三日之前，我曾經設想全國都已枕戈待發，只等待着一个先鋒隊带头向堡壘進攻，接着全國就会在后面排列成密集的、整齐的隊伍，向偉大的目標作神聖的進軍。

而在我的想像中，我們的任務就是充當這個突擊的先鋒隊。當時我認為要完成這個任務只需短短幾個鐘點就够了，然後就立即會有密集的整齐的隊伍追隨我們，向偉大的目標作神聖的進軍。甚至我有時彷彿聽見密集的、整齐的隊伍向偉大目標進軍的震耳的步伐聲。由於我的過分的信心，好像我聽見的是真實的東西而不是單純的幻想。

七月二十三日以後，現實突然地來臨了。

先鋒隊完成了它的任務，攻陷了暴政的堡壘，推翻了暴君，它停頓了下來，等待全國密集的整齐的隊伍趕上，一齊向偉大的目標展開神聖的進軍。

先鋒隊等待了很久。

羣眾終於來了——他們不斷地成羣結隊地來到了——但是，現實和夢想是多麼不同啊！

來到的羣眾都是些烏合之眾。向偉大目標的神聖進軍停頓了下來，那一天的情境黯淡而不祥，預兆着危機。

在那一剎那，我以痛苦和辛酸的情緒体会到先鋒隊的任務現在沒有完成，現在才剛剛開始。

我們需要的是秩序，但是我們發現我們的後面只有混亂。

我們需要的是團結，但是我們發現我們的後面只有紛爭。

我們需要的是工作，但是我們發現我們的後面只有投降和懶惰。革命就是從這些事實——而不是從其他東西——提出了它的口號的。

* * *

當時我們毫無準備。

我們去向見廣識多的人征求意見，向經驗丰富的人學習經驗。不幸得很，我們獲益不多。

我們所請教過的人沒有作出任何建議，只是想殺害其他的人。

我們所聽到的意見沒有任何內容，只是對其他意見的抨擊。

如果我們聽從了所有我們聽到的意見，我們必然殼絕所有的人物，粉碎所有的思想；我們就無事可干，只有坐在死尸和廢墟中間，哀悼自己的厄運，譴責自己的不幸。

我們收到成千上萬的訴狀和請願書。如果這些訴狀和請願書的內容是要求伸張正義或撻伐強暴，那就是合乎邏輯的，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收到的訴狀和請願書大半是要求復仇的；好像他們要把革命當做報仇雪恨的武器。

* * *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問我：你最寶貴的願望是什么？我就会很快地回答：

那就是我能听到一个埃及人公平地談論另一埃及人。

那就是我能感到一个埃及人为原諒、寬恕和爱护他的埃及同胞而放开自己的胸襟。

那就是我能看到一个埃及人不把自己的时间完全用去攻击另一个埃及人的見解。

除此而外，当时还有一种强烈的自私的个人主义。 111

每个人口头上都是“我”字。

“我”字被認為是解决一切困难的答案，是治療一切疾病的灵药。

好多次我遇到过各种政治倾向和色彩的大人物——或者是各种报刊所謂的大人物——可是每当我向他們中的任何人提出一个問題，要求他提供一个答案的时候，我只听到“我”字。

談到經濟問題，看來只有他了解，其余的人对于这个問題只是些牙牙學語的嬰兒。

談到政治問題，只有他是專家，其余的人都只有政治学初級讀本的知識。

每当我会見这一类的人物之后，我就会黯然回去告訴我的同僚們：“徒勞無益啊！尽是这样一种人，如果我們向他詢問夏威夷羣島的漁業問題的話，他給我們的回答也將只是一个‘我’字。”

* * *

我記得有一次去參觀我國的一個大學，我邀請該校的教授們坐談，我想听取学者們的經驗。

他們好多人在我面前發了言，並且說得很長。不幸的是，沒有任何人給我提供建議。每個人都僅僅在我面前介紹他自己，介紹他能夠創造奇迹的德才。他們每個人都用這樣的神氣望着我，好像他寧願把人間的全部財寶和陰間的所有幸福贈送給我。

我記得，我當時不由自主地站起來說：

“我們每個人都是能夠在自己的崗位上創造一項奇蹟。每個人的首要義務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你們作為大學教授，如果你們關心學生，盡心地而專心致志地教育他們，你們就会在祖國的建設方面給我們提供巨大的力量。

“每個人都是應該堅守自己的崗位，在本崗位上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不要向我們看齊，我們是被環境所迫，為了執行一項神聖的義務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崗位。假設祖國只需要我們留在陸軍的隊伍里做職業的軍人而別無所求，那末，我們一定是留在原崗位上的。”

當時我沒有把“革命指導委員會”委員們作為他們的模範。我不想告訴那些教授，我們的委員們，在被找去承擔更大任務之前，都是專心致志于他們的工作的。

我也不想對那些教授指出，“革命指導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都曾經是“參謀學院”的教授，而這一點正是他們作為職業軍人的優越性的證明。

同樣地，我也没有想告訴他們，“革命指導委員會”的三位

委員：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爾^①、賽拉·薩勒姆和卡邁勒·侯賽尼等，在巴勒斯坦戰場作戰時都得到了破格的提升。

我沒有說這件事，以免被認為我在為“革命指導委員會”里我的兄弟們和同事們吹噓。

* * *

我承認，上述這種情況，給我造成了一種心理上的危機。

但是後來的經驗和我對那些經驗的思考以及我由此而体会到的真正的意義，使我精神上的苦惱減輕了，並且引導我從現實中為這一切尋找理由。當祖國情況的全貌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在我眼前的時候，我終於找到了這種理由，而且，給我解答了長期存在在我腦海里的那個問題；那就是：

“我們陸軍在七月二十三日所做的事是否必須由我們來做？”

答案是肯定的；必須那樣。

現在，我可以說：我們生活在兩種革命之中，而不是生活在一種革命之中。

世界上每個民族都經歷兩種革命：

一種是政治革命，就是從一個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暴君的統治下或者從違反人民願望而駐扎在祖國領土上的外國軍隊手中，恢復自己管理自己的權利。

另一種是社會革命，在這種革命中各個階級之間進行

① 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爾現任埃及政府武裝部隊司令兼國防部部長。——譯者

斗争；当正义在一个國家的公民之間占优势的时候，情况才能安定。

在我們之前，人类進化史上有許多人民經歷过了这两种革命。但是，他們从来没有在同一个时候面对着两种不同的革命。事实上，他們的两种革命之間往往相隔几个世紀。而我們的人民所經歷的可怕的經驗，就是我們正在同时面对这两种革命。

* * *

这种可怕的經驗所以發生，是由于这两种革命各有不同的条件，在那些条件之間存在着奇异的矛盾和驚人的抵触。

政治革命要獲得成功，就必须联合全國各个階層，要求他們緊密團結起來，为了祖國而忘掉自我。

但是社会革命的一个主要特征却是：价值的动摇、信仰的松弛、公民內部，个人与个人之間，階級与階級之間的斗争，墮落、怀疑、憎恨和自私盛行一时。

我們現在被注定要經歷这两种革命，好像被夾在兩扇磨石之間。一种革命使我們必須團結互愛，为达到我們共同的目标而牺牲自我；另一种革命，却違反着我們的意願，要我們紛爭，使我們彼此憎恨，使我們每个人只想到自己。

举例來說，一九一九年的革命就是在兩塊磨盤之間失敗的，那次革命所當實現的目标終于未能实现。

一九一九年組織起來对抗君主專制的革命隊伍，沒有多久就被各个个体与各个階級之間的紛爭所瓦解了。

革命的結局是一敗塗地。其后，君主專制变本加厉，一面公然利用占領軍，另一面是占領軍一手制造的以福德及其繼承人法魯克为首的偽裝了的爪牙。人民除了对自己怀疑，以及除了各个个体与各个階級間的憎恨、仇視外，一無所得。

因此，人們寄托于一九一九年革命的希望黯淡無光了。

* * *

我說“黯淡無光”，而不說“完全熄滅”，因为我國人民偉大的願望所引起的天然反抗力量当时仍在進行活動以備再舉。

这是一九一九年革命后的主要情況。这种情况就确定了陸軍是唯一能够行动的力量。

局势需要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成員能够團結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擺脫一切个体和階級的斗争，这种力量應該是來自人民內部，它的成員互相信任，而且應該掌握足够的物質力量，以保証敏捷而有决定性的行動。只有陸軍符合上述的条件。

这样，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并不是陸軍決定它在歷史事件中的使命，只有反过來說才較為正确：当时的歷史事件及其發展決定了陸軍在解放祖國的偉大斗争中的使命。

* * *

我从开头就一直覺得，我們的勝利有賴于我們充分認清我們所生存的这一階段的祖國歷史条件的本質。因为我們不能靠大筆一揮就改變了这些歷史条件，也不能把時鐘的指針隨便向前撥或者向后撥，以便我們控制時間的進程。我們也不

能像交通警察一样，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攔住一種革命，讓另一種革命先行通過，以避免衝突事件的發生。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是尽可能採取措施，以避免上下兩扇磨石夾磨的窘境。

我們不能不同時經歷兩種革命。當我們走政治革命的道路而廢黜法魯克的時候，我們也在社會革命的道路上邁進了同樣的一步，決定限制土地的所有權。

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七月二十三日的革命必須繼續保持其灵敏性和主動性，才能够在同一時間內實現兩種革命的奇迹，不管我們因此而採取的行動有時會顯得多么自相矛盾。

有一次，一個朋友來問我：“你呼籲團結一致，對抗英國人，同時你却允許審判叛國案的法庭繼續進行工作。”

我靜聽他的談話的時候，我的腦子里就浮現了夾在上下兩扇磨石之間的嚴重危機：

一種革命迫使我們團結一致，不咎既往。

另一種革命却要我們恢復已失掉的道德尊嚴，毋忘過去。

我未曾對這個朋友說：我們唯一的生路，正如我以前說過的，是在保持我們的敏捷性和主動性以及同時進行兩種革命的能力。

我們必須這樣做，這既不是我個人的意願，也不是參加“七·二三”革命的那些同僚的意願。

要我這樣做的是命運，是我國人民的歷史及其目前所經歷的階段。

第二章

積極的行動——只是熱情還不够——槍彈在發言——夜間的吶喊和哀號——殺人多么容易——歷史根源——全能的真主啊！全能的真主啊！——鐵軟化——這個社會將會定型——人們的神經和理智——我們惹惱了大家——這是我們的範圍，那是我們的職責

但是，我們所要做的的是什麼？

採取什麼道路？

事實是：我常常了解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我想不僅我一個人了解這答案，因為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全体一致的希望。

至于第二個問題——從什麼道路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的問題的答案，我承認，它在我的思想里會發生了變化，不像別的東西那樣沒有變化。同時，我也几乎相信，這是我們這一代分歧最大的問題。

毫無疑問，我們大家都渴望着自由富強的埃及。這一點，在埃及人中間沒有任何爭論。

至于實現自由和富強的道路，則是我們生活中一切症結

的症結。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之前，我就面臨了這個症結。其後，我常常面臨着這個症結，一直到我看清了過去被一些暗影蓋住了的許多方面；看清了由於几百年來我們祖國被一片漆黑所籠罩，以致我看不清楚的視野。

* * *

隨著我的意識的覺醒，我已感覺到“積極的行動”應該是我們的道路。但是什麼行動呢？把“積極的行動”這幾個字寫在紙上好像就能解決難題。而在實際生活中，在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困難的條件下，在祖國的命運所深深遭受的那些苦難中，這幾個字顯然是不夠的。

在一個短時期內，我認為熱情就是“積極的行動”。

後來，這種想法變了，我開始看清，單憑我一個人的熱情是不夠的，我必須鼓舞起別人的熱情。

在那些年月里，我領導了復興中學的示威游行，我衷心高呼要求完全獨立的口號；我的許多同學也隨着我高呼。但是，我們的呼聲隨風消逝，變成了既不能震撼山岳也不能摧毀崖石的微弱的回音。

嗣後，我又認為“積極的行動”就是埃及的政治領袖們團結起來，採取統一的政策。我們奔騰怒吼的隊伍挨門拜訪了他們，並以埃及青年的名義要求他們採取統一的政策。但是，他們的統一的政策對我的信心卻是一個慘重打擊。他們一致同意的政策原來就是一九三六年的條約。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战前不久發生的那些事件，在我們青年中燃起了烈火。我們的傾向，整個一代人的傾向，開始走向暴力。

我承認（我相信檢查官不會因此而責怪我），依據當時在我的意識里焚燒起來的幻想，我認為如果應該拯救我們祖國的前途，那末，政治暗殺就是我們所不能不大胆採取的“積極的行動”。

我打算暗殺許多人；這些人，我認定他們是我們祖國發展前途上的障礙。我自命為審判官，我審判他們的罪行，并根據他們禍國殃民的罪行給他們以應得的判決。

我曾經打算謀殺前國王及其表瀆着我們神聖傳統的某些侍臣。

有此想法的還不止我一個人。

當我和我的同伴們坐在一處的時候，我們就拋開空想，而進行策劃。

在那些日子里，我所做的計劃真多！我熬了那麼多的夜，去為預期的“積極的行動”作準備。

在那個時期里，我們的生活就像一部驚心動魄的偵探小說。

我們有很多的機密，我們有很多的暗號，我們潛伏在暗處，我們把手槍和手榴彈堆在一起，而開槍就是我們夢寐求之的希望。

我們根據這種傾向而做了多次的嘗試。直到今天我還能記得我們勇往直前時候的那種激動的情緒。

事實上，在我的心灵深處，我沒有心安理得地認為暴力就是為拯救我們祖國前途所必須採取的“積極的行動”。

當時我被愛國、愛教、仁慈、殘暴、信仰、懷疑、知識、愚昧等等錯綜複雜的因素所迷惑了。

我逐漸發現曾經在我的幻想里激動過的那種政治暗殺的想法，在黯淡無光，作為實現預期的“積極的行動”的手段來說，它在我心中的價值已不復存在了。

我特別記得一個晚上，那是我這方面的思想和夢幻的進程中的轉折點。

那時候，我們已作了行動準備。

我們選定了一个人，我們說必須從道路上把他清除掉。

我們研究了這個的生活，制定了詳細計劃。

我們的計劃是在他晚上回家的途中開槍把他打死。

我們指派了一個執行小隊，負責槍殺；我們安排了警衛小隊，擔任掩護；我們也安排了一個在勝利完成任務後組織脫逃的小隊。

指定的那一夜到來了；我跟着執行小隊出發了。一切都按照計劃進行。

不出我們所料，周圍寂靜無人。我們的小隊埋伏在指定地點。應該除掉的那个人出現了，我們向他開了槍。

執行小隊在第二小隊掩護下撤退了；逃生的工作開始了。

我开动了我的汽車，飛馳地离开了那演出我們所小心策划的“積極的行動”的舞台。

突然，我們的耳朵里响起了尖叫和哀慟的声音，一个妇女的啼哭声，一个孩子的恐怖声；之后，是一陣連續不断的瘋狂的求救声。

当我的汽車迅速地开走的时候，我沉沒在种种風暴般的情感里。

我感觉到一件奇怪的事情。

尖叫声、哀慟声、啼哭声以及瘋狂的求救声仍然在我的耳朵里震响。

我离开那个地方已經很远了，根本不可能听到那些实在的哭声了，但是那些声音好像在追趕着我，尾隨着我。

我回到家里，倒在床上，我的思想非常激动，我的良心不停地騷動。

尖叫、悲泣、哀慟和求救的声音繼續在我的耳朵里震响。

* * *

我整夜沒睡。黑夜里，我躺在床上，不斷地抽烟，迷迷惘惘的思想被那些追着我的哭声所擾亂。

我做得对嗎？

我自信地回答我自己說：

我的动机是为了我的祖國。

难道非采取这种办法不可嗎？

我懷疑地答复自己說：

我們还能有什么別的办法？

消滅了这个人或者那个人，难道就真能改變我們祖國的前途嗎？問題是不是比這更深刻呢？

我迷惑地對自己說：

問題好像是更為深刻。

我們希望我們民族的光榮，那末，最重要的是什麼？是讓那些該逝去的人逝去呢，還是讓那些該到來的人到來呢？

在我滿頭滿腦的思想中漸漸露出了光明。我對自己說：

要緊的還是在於讓那些到來的人到來。……我們希望我們民族的光榮。我們必須建設這個光榮。

我仍在床上翻來復去，不能入睡，房間里充滿了煙味，也充滿了激動：

“那末？……”

我聽到有神秘的聲音問我：

“那末什麼？”

這一次我充滿了信心地回答我自己：

那末，必須改變道路。我們已經做的事並非我們所當做的“積極的行動”。問題是更深刻、更嚴重、更深奧的。

想到這裡，我的心里有一種安靜的感覺。然而，我精神上的安靜仍然被尖叫、悲泣、哀慟和求救的聲音所擾亂；它們仍然向我的心灵深處進攻。

我發現我突然說道：

但願他沒有死！

這是一件奇事，在晚上我还願他赶快死去的人，在黎明的时候我又希望他不死了！

我焦急地抓起了早報，我看到被我們暗算的那个人已脫險境，我感覺到欣慰。

* * *

但是那还不是根本的問題。

根本問題是找出“積極的行動”。

从那时候起，我們的思想开始集中于更加深入、更加重要和更加深奧的东西。

于是我們开始起草七月二十三日午夜所實現了的初步計劃——一个發自人民的內心、表达人民的願望、沿着人民已經走過的大道向前迈进的革命。

我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曾經提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我們要做什么？

第二，我們要采取什么道路？

我說过了，第一个問題的答案就是大家一致同意的那种希望。

至于第二个問題——如何實現这种希望——的問題就是我前邊說了很多，并且一直說到七月二十三日的那个問題。

* * *

但是，七月二十三日的事件就是我們要做的全部事情嗎？

当然不是！那僅僅是前進道路上的第一步。

事实上，“七·二三”勝利的欢乐并沒有冲昏我的头脑。

不考慮到我國人民所經歷的歷史環境及其在我們大家精神上所遺留的影響，以及造成我們的現狀，而就在我們之間建立起血腥的統治，那是不公允的。

在本書中我已經說過，我並不想自命為歷史教授，這在我是很难設想的事情。我也說過，我願意像一個小學生一樣，開始學習歷史課程。

* * *

命运要我們处于世界地理的十字路口。

我們常常被利用為侵略者的通道和冒險家窺伺的目標；我們經歷了許多事件，如果我們不給這些事件以適當的考慮，我們就不可能理解那些潛藏在我國人民心中的各種因素。

我認為我們不能忽視埃及法老時代的歷史，希臘精神和我們的精神之間的互相影響，羅馬帝國的入侵，伊斯蘭教的征服，以及其後阿拉伯民族移入的浪潮。

我也認為我們必須詳細考查我國中世紀的歷史，因為這個時代的變遷對我國人民今天的思想和行動影響甚大。

如果說十字軍戰爭是歐洲文藝復興的開端，那末，它也就是我國黑暗時代的起始。

我國人民曾經單獨地擔負了十字軍戰爭大部分的戰費。戰爭的結果，使我國人民貧困不堪，精疲力竭。

與此同時，我國人民又在從蒙古和塞加西亞來的那些殘暴者的鐵蹄下忍受了屈辱。

他們以奴隸的身份來到了埃及，但是他們却謀害了他們

的君主，使自己变成了君主。

他們当初被趕到埃及來的時候是來當奴隸的，所以他們的称号是“馬末裏克”^①，但是他們在我們這優美和平的國土上住了沒有多久，搖身一變，就變成了國王。

暴虐、壓迫和破壞——這一切都是他們在好幾個黑暗世紀里統治埃及的特点。

在那個時期內，我們的祖國變成了野獸統治下的叢林。“馬末裏克”們把埃及當作了稱心的戰利品，他們為了爭奪這個戰利品而互相殘殺。

我們的生命財產和土地曾是他們的勝利品。

* * *

每当我重翻我國的史冊，閱讀這個時期的歷史的時候，我就感覺萬分的悲痛，因為在這個時期里一個專橫的封建制度形成了。這種制度除了從我們的血管吮吸我們的生命血液之外，再沒有別的作用。還有比這更可恨的是這種制度從我們的血管里夺取了我們所有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而在我們心靈深處留下了一種需要我們長期鬥爭才能克服的影響。

事實上，當我設想到這種影響的時候，我往往就能對我們政治生活里的某些現象給以注釋。

例如，很多人以袖手旁觀的姿態對待革命，他們只是等待

① 系指若干代前後相承的埃及統治者。他們原先是由土耳其奴隸組成的埃及國王衛隊，于一二五〇年篡奪了王位，从此統治埃及，直到十八世紀末叶為止。——譯者

着兩种敌对勢力搏斗的結果，好像這兩种勢力都与他們沒有任何关系。

有时候我对这种态度感到憤慨。有时候我問我自己和我的同僚們：

为什么他們不肯出头露面，大声疾呼而行动起來？

依我看來，这一切都只是“馬末裏克”統治所留下的殘余影响。

“馬末裏克”統治者曾經互相火拼；他們手下的武士們曾經在大街通衢凶猛地格斗；人們奔回家中，关上大門，逃避那种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格斗。

有时候我們感到，我們往往过分地陶醉于美滿的理想。我們往往在空想奔放之中得到滿足，陶醉于幻想而从不振作起來，把理想付諸實現。

我們中間有很多人還沒有擺脫这种意識；他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國家是他們的國家；還沒有認識到他們就是在这个國家中發号施令的主人。

在我童年的时候，每逢我看見一架飛机在天空出現，我就高声喊道：

“主啊，全能的主啊，讓英國人遭刦吧！”

有一次我企圖了解童年时代常常喊出這句話的意义是什么。

嗣后，我曉得了，这个詞句是我們的祖先从“馬末裏克”時代傳給我們的。当时的原話不是对英國人發的，而是我們或

者是潛藏在我們意識中的那個時代的殘余影響把它加以改頭換面。我們在原話上僅僅改換了壓迫者的名字。我們的祖先當日是這樣說的：

“主啊，顯赫的主啊，滅絕奧斯曼土耳其人吧！”

* * *

詞句不同，而基本精神却沒有改變。由於兩個時代政治情況的改變，我們用“英國人”代替了“奧斯曼土耳其人”。

那末，在“馬末裏克”諸王之後我們遭遇了什麼事情呢？

法國的遠征軍來臨了，它擺毀了蒙古人在我們周圍布設的鐵幕。新觀念流傳進來了；在我們前面展開了一些我們以前從來不認識的新眼界。

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繼承了“馬末裏克”諸王的所有生活情況。雖然它曾經設法把這些情況包藏在適宜於十九世紀的服裝里。

我們和歐洲以及全世界的接觸重新開始了。

現代覺醒運動開始了。

但是，一個新的危機也隨之而來。

據我看來，我們過去是像一個長期關在密室內的病人；密室的溫度升高到了幾乎使他喘不過氣來的程度。

突然，刮來了一陣狂風，打碎了門窗，寒流從外面涌進，使尚在出汗的病軀冷得直發抖。

這位病人確實需要一些新鮮空氣，但是向他吹來的却是一陣暴風。這個衰弱疲憊的身体就發起了高燒。

這正是我們的社會所經歷的情況。那是一種危險的經歷。

當時歐洲社會已經按部就班地向前發展，一步一步度過了中世紀末期文藝復興的橋梁，走到十九世紀。發展的階段的環節一個一個地聯結起來。

至于我們則每件事都是突然的。

我們一直在鐵幕裏面生活，而那個鐵幕突然崩潰了。

我們和世界其他地方相隔絕，尤其是在歐洲對東方的貿易改道，經由好望角進行以後。我國突然變成歐洲各國野心的對象，他們要把我國變成達到它們在東方和南方的殖民地的通道。

在我們還沒有發展到能夠接受各種思想和見解的時候，那些思想和見解的浪潮向我們涌來了。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生活方式，雖然先後滲入我國社會的各方面，但是，我們的精神當時仍舊生活於十三世紀的圈子里。就人類進步的隊伍來說，我們已經落後了五個世紀，或者更多一些；我們的思想設法要趕上那個隊伍，而進程是令人困頓的，競走是可驚可怕的。

* * *

無疑地，這種情況就是我國為什麼缺少一個有力的和統一的輿論的主要原因。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差別很大；前代與后代之間的差別也很大。

有個時期我曾經埋怨人們，說他們不知道他們所企求的

是什么；埋怨他們一致採取一條共同的道路。後來我才知道，我所要求的是事實上辦不到的事，因為我忽視了我們的社會條件。

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尚未定型的社會里的，我國社會還在沸騰和動盪，至今還沒有安定下來，或者形成一個穩定的狀態，而與其他先進民族一起循序繼續發展。

我相信——我不是向人們討好——我國人民已經做出了一个奇迹。任何社會，如果遭遇到我國社會所遭遇的那种處境，很可能就此消逝，很可能已被那些打在我們頭上的浪潮卷沒掉，但是我們却屹立不動地抗住了強烈的震動。

在某些場合下我們几乎失去了平衡，這是事實，但是總的說來，我們未曾倒下。

當我觀察住在開羅的成千成萬的家庭中的一個普通的埃及家庭的時候，我發現以下的情況：

父親也許是一個來自鄉村的包着纏頭的農民。

母親是一個土耳其家庭的后裔。

兒子們正在英國式的學校中受教育。

女兒們在法國式的學校里上學。

這一切包羅了十三世紀的精神和二十世紀的外貌。

我觀察著這一切，我內心感覺到我能領悟到那種侵襲我們的迷惘和混亂的根源。因此，我對自己說：

這個社會將要定型，將要鞏固起來，並且將要變成一個強大的、純一的整体。但是我們應該使我們的神經變得很堅強，

能忍受过渡的阶段。

这些就是我們今天的情况的根源。这些也就是我們所遭遇的困难的來源。除了这些社会根源，如果再加上我們所以要驅逐法魯克、我們所以要从外國軍隊手中把國家解放出來的种种情况，我們就会發現一个廣闊的天空，我們在那兒工作而暴風雨从四面八方吹來，电光閃閃，雷声隆隆，情況是十分險惡的。如果我們考慮到这一些环境和情況，我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施行血腥統治是不公允的了。

那末，采取什么道路呢？

在這条道路上我們的任务是什么呢？

道路就是：政治的自由和經濟的自由。

我們的任务則是一个監护人的任务，不多也不少；而我們的監护職責也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和有限的时期里执行的。

我國人民現在很像一个該走同一道路的商隊，但是道路漫長，又遇到了困难和盜賊，并且被海市蜃樓所迷惑；这个商隊就散亂了，他們四分五裂，东逃西散，每个人都走头無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任务便是把走散了的和迷失了的人們集攏起來，引導他們走上正确的道路，然后，讓他們自己繼續前進。

这就是我們的任务，我不能設想再有其他的任务。

如果我認為我們可以解决我們國家的所有問題，那就是一个幻想；我是不喜欢抱着幻想的。

我們沒有那种能力，我們也沒有必要的經驗。

我們的工作，如我說過的，是指明道路，把走錯了路的人追趕回來，使他們在正路上重新前進，把那些去追逐海市蜃樓的人們趕回來，使他們心悅誠服地擺脫幻想的戲弄。

我自始就知道這個任務絕不是容易的；我也預先看到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要得人心。

我們應該直言無隱地同人民講道理。我們的前人習慣于給人們以幻想，習慣于對人們說他們所愛聽的話。

向人民的天性說話是很容易的，向人民的理智說話就很困難了！

我們大家的天性是一樣的，而我們大家的理智却大不相同。過去埃及的政客們是很聰明的，他們懂得這個事實，所以他們向人們的天性說話，而讓人們的理智在沙漠里流浪。

我們本來也能够这样做。

我們也能够用些不外乎幻想和痴夢的大話來蒙騙大眾，或者把他們推向沒有準備的行動。我們也能够讓他們喊啞了嗓子，來高呼這種口號：

“啊！主啊，全能的主啊，讓英國人遭殃吧！”

正如我們的祖先在“馬末裏克”諸王時代力竭聲嘶地高喊：

“啊！主啊，顯赫的主啊，滅絕奧斯曼土耳其人吧！”

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了。

但這是不是命運交給我們的任務呢？

如果我們這樣做了，我們能夠實現些什么呢？

我在本書第一章已經說過，革命的成功要取决于对現實情況的認識；要取决于能够迅速行动。現在我想补充說，革命还應該擺脫漂亮詞句的影响，勇于担当認為應該担当的責任，不管那些漂亮的詞句会贏得什么人心、欢呼和鼓掌。

否則，我們就是放棄了革命的信托与責任。

* * *

时常有人來对我說：

“你們惹惱了所有的人”。

对这一点，我总是回答說：

“人們的憤怒对于局勢并不是起作用的因素。問題只是：惹惱他們的人是在为祖國利益而工作呢，还是为其他的利益而工作？”

我知道我們已經惹惱了大地主。我們当中有些人占有几万畝土地，有些人却死無葬身之地；在这种情況之下，我們能不触怒他們，而讓我國的土地占有制一成不变嗎？

我也知道我們已經触怒了許多老政客。

但是我們可能不触怒他們嗎？可能把我們的國家交給他們去作他們自私、腐化和爭取政权的牺牲品嗎？

我也知道我們已經触怒了許多政府官員。

但是，我們把半數以上的國家預算用作官員們的薪金，而我們不能撥款4,000万鎊去實施生產計劃，这是可能的嗎？

如果我們像別人那样，打开國庫，把庫存的錢完全分配給政府官員，不管后果如何，甚至政府在下年度根本不能支付他

們的薪金也不管。如果我們這樣做，有何不可呢？

要想使這些人皆大歡喜，這是最容易的，但是為了使他們滿意，我們的祖國將要從人民的希望和前途中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呢？

* * *

這是我們祖國的歷史替我們規定下來的任務。我們必須負起這個任務，不管我們將要付出什麼代價。

我們對於這個任務並未誤解，對於這個任務所加於我們身上的責任的性質也沒有誤解。

這些是我們為改革封建殘余而採取的步驟，我們已經按這些步驟而進行，因而担当了一切艱難困苦。

談到未來，我們就說，這不是我們所能單獨負責的。

* * *

為了保証未來的政治生活，我們找了許多代表不同階級和信仰的輿論界領袖。我們對他們說：

“請為國家草擬一部能够保障其神聖的各種權利的憲法。”

因此成立了憲法起草委員會。

為了保証未來的經濟生活，我們找到了具有各種經驗的第一流的教授，我們對他們說：

“請為國家的繁榮提出方案，使每個人的生活都有保障。”因此成立了“國民生產委員會”。

這些就是我們沒有超越的範圍。

我們的責任就是不惜任何代價清除道路上的石塊和障礙。

至于从各方面為未來而工作，則每個有見識有經驗的人都有份兒，那是他們所應盡的天職，我們無權專有，相反的，我們的任務要求我們努力工作，為自由強大的埃及的未來而把大家團結起來。

第三章

三个月以后——時間和空間——命运不开玩笑——三个圈子——尋求英雄担当角色——巴勒斯坦不是外國——和巴勒斯坦的貧困相会——空軍的最珍貴的秘密——戰場上的思想——地球和星星——魏茲曼备忘錄一瞥——共同的斗争及其因素——数字表現出的力量——我們在非洲的責任——哲理——朝覲的真实意義

我第三次重談革命哲学。

三个多月后，我又重談這個問題，在這個期間會發生了許多急劇的事件和一系列的發展。

在這三個月中我曾一再設法找出時間來記錄這些感想，可是那些急劇的事件和一系列的發展像大風一樣把这些努力吹得烟消云散。

但是暴風雖然吹散了記錄感想的努力，並不會把感想本身吹掉。的確，那些感想雖然沒有用文字記載下來，但却盤旋在我的意識中，而且和其他的一些東西互相應，在我的記憶里也好，在日常事情中也好，這些感想都尋求更詳細的解釋，以便共同形成一幅清晰的正確的圖畫。

我此时想要描繪的清晰的正确的圖画是什么样的圖画呢？这幅圖画和我以前在本書第一、第二兩章中关于革命哲學的感想所作的嘗試，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第一章里，我敘述了革命如何在一般羣众和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心中开端的。我也談到我國歷史上的革命，以及七月二十三日在这个革命里的地位。

在第二章里，我談到了革命道路上的各种嘗試，以及我國人民的歷史怎样地給我們規定了这条道路，無論我們回顧充滿了教訓的过去或者满怀希望地瞻望將來，都是如此。

我在前面兩章中所談的是時間。因此，我感覺空間在要求它的权利。現在讓我來談一談空間吧。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討論关于时间和空間的复杂的哲学問題，但是無疑地，不僅我們的國家，連整个世界都是时间和空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如果我說，当我们敘述我國情況的时候，不能忘記時間的因素，那末，同样地也不能忘記空間的因素。

用更簡單的話來說，我們不能倒退到十世紀，穿上我們認為奇怪的可笑的十世紀服裝；我們也不能陷于我們認為一片漆黑、沒有一線光明的十世紀的思想里去。

我們也不能这样進行活動，好像我們的國家是在極北地区的阿拉斯加的一部分，或者好像我們是住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的滿目荒涼的威克島上似的。这样說來，時間的進展約束了我們；空間的現實也限制了我們。

我已經兩度試談了時間的因素，現在讓我就空間問題試做一番探討。

* * *

在我們進行討論之前，首先我們必須同意一件事，這就是我們怎樣給空間下一個定義。

如果有人告訴我說，我們的空間就是我們現在居住的首都，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有人告訴我說，我們的空間就是我們國家的政治疆界，我也是不同意的。假若一切事情都在我國首都或我國國境的範圍之內，事情一定是很容易的，我們也就可以閉关自守，在象牙之塔里過生活，設法竭力逃避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問題、戰爭和危機等等，凡是沖進我們的國門來影響我們的生活，而與我們毫不相干的事情，一概置不理。

孤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以鐵絲網為界線把各國隔離和孤立起來的日子也過去了。

任何國家都不得不環顧國界的周圍，以便認清對於本國發生影響的那些浪潮究竟是從哪裏來的，以便知道要怎樣才能和其他國家相處，要怎樣……要怎樣……。

任何國家都不得不環顧國界的周圍，研究本國在這個空間中所處的地位和環境，看清楚本國在這個空間內能做什麼，活動範圍有多大，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里，本國的積極任務是什麼。

有时我坐在办公室里思索这个问题，我这样问自己：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我们的积极任务是什么？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完成这个任务？

我通盘考虑到我们的环境，我发现我们处在一系列的圈子里。我们的活动不能不围绕着这些圈子来进行，我们不能不竭尽能力，企图在这些圈子里有所作为。

命运是不开玩笑的；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情，任何存在都不能无因而生。

我们看世界地图的时候不能漠视我们自己在这个地图上所占的空间，以及这个空间给我们决定的任务。

难道我们能假装不知道我们周围有一个阿拉伯圈子吗？这个圈子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历史和这个圈子的历史已经打成一片，我们的利益和这个圈子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事实，不是空话。

难道我们能假装不知道那里有一个非洲；命运注定我们生活在这个洲上；命运也注定今天在这个洲上存在着为它的未来而进行的可怕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对我们有利，或者对我们不利，不管我们愿意与否。

难道我们能假装不知道那里有一个伊斯兰世界，那个世界不仅跟我们有着宗教信仰的密切关系，而且历史事实也加强了彼此的联系。

正如我已经说过一次的，命运是不开玩笑的。

因此，我国靠近亚洲的西南端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

阿拉伯國家接壤，這不是沒有意義的。

我國處於非洲的東北部，俯視著黑暗大陸，在那裡，白種殖民者和黑種居民為了爭奪無窮的富源，而今天正在進行著一場最劇烈的鬥爭；這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蒙古人洗劫了伊斯蘭的許多古都，伊斯蘭文化及其遺產就退却到埃及，埃及在艾尼·賈魯特地方击退了蒙古人，并拯救和维护了这种文化和遺產；這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上述的這些事實在我們的生活中是根深蒂固的，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能遺忘或者逃避的。

* * *

我不明白為什麼當我獨自坐在屋裡遐思的時候，每想到我的思想中的這一階段，就會想起意大利的偉大詩人路易吉·皮蘭德羅題為“六個人物尋找演員”的那篇有名的故事來。

史冊上有許多英雄，在重大關頭出來充當光榮的英雄角色。

史冊上也有許多光榮的英雄角色找不着適當的英雄。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彷彿覺得我們居住的這個區域有一個角色在走投無路，在尋找一位可以充當這個角色的英雄。再者，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我似乎覺得這個角色在我們這個遼闊地區徘徊到疲憊不堪，最後在我國的邊界坐定下來，向我們招手，要我們上前，穿上這個角色的服飾，把它演出；因為除了我們，再沒有別人勝任愉快。

我在此趕快聲明：這個角色並不是領導的角色。

這個角色僅僅是要同上述的這些因素互相應應的角色。這個角色的任務是導致我們周圍的各種傾向的巨大潛能的爆炸，從而在這個區域內進行創造驚人力量的試驗，這種驚人的力量在提高自己的地位方面，在建設人類未來的事業方面，都要發揮積極的作用。

不容置疑，阿拉伯的圈子是這些圈子中最重要的、也是與我們聯繫最密切的。

因為阿拉伯各國人民和我們的歷史交織在一起。我們和他們遭遇了同樣的苦難和同樣的危機；當我們遭受侵略者鐵蹄踐踏的時候，他們也和我們遭受了同樣的踐踏。

這個圈子，在宗教方面也是同我們交織在一起的。放射宗教光明的中心，曾經在這些國家的首都不斷轉移：從麥加移到庫法……最後移到開羅。

最後，阿拉伯各國互相接壤，形成了一個體系，歷史上、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各種因素使這個體系成為一個整體。

就與我有關的事情來說，我記得阿拉伯民族覺醒的曙光還在我讀中學的時代早已開始透進我的意識里了。每年十二月二日我常和同學們一起出去參加總罷課，抗議巴爾福宣言。英國在這個宣言中應許猶太人給予他們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定居地，英國從這塊地方的合法主人的手中把它霸占過去了。

那時候我會問我自己：為什麼我這樣熱心參加總罷課？為什麼我會對一個從來沒見過的地方表示憤慨？除了情感的反應外，我當時就找不到答案。

後來，我做了軍事學院的學生，我對於這個問題開始有點了解，那時候我特別學習巴勒斯坦戰爭史，並且普遍學習這個地區的歷史和近百年來使這個地區被一羣飢餓的野獸輕易擡走的各種情況。

從此，我對這個問題，就有了另一種體會。其後，我在參謀學院開始詳細研究巴勒斯坦戰役和地中海問題的時候，這種體會就更清楚了，事實的基礎也暴露得更明顯了。

因此，當巴勒斯坦危機爆發的時候，我就完全相信這個戰爭並不是在外國的土地上進行的，我們參加這個戰爭也不是感情用事，却是為自衛而應盡的義務。

* * *

我还記得，一九四七年九月巴勒斯坦分治的決定剛剛宣布之後，“自由軍官組織”舉行了一次會議，決定援助巴勒斯坦的抗戰。第二天，我便去訪問巴勒斯坦的穆弗蒂^① 哈只^② 艾敏·胡賽尼；當時他住在宰通城。我對他說：

“你們需要一批軍官來指揮戰鬥和訓練志願兵。埃及軍隊中有大批軍官願意效勞。他們可以隨時聽從你的調遣”。

他對我說，他為這種精神而感到高興，但是他認為必須在獲得埃及政府的許可以後才能表示意見。

他接着說：“等我征得埃及政府的同意以後給你答复”。

几天以後，我再去看他，他告訴我說，埃及政府的答复是

① 伊斯蘭教法說明官的頭銜。——譯者

② 這是曾經朝覲大房者的頭銜。——譯者

不同意。

我們並沒有就此沉默。

其后，阿哈迈德·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炮隊开始轟击耶路撒冷南面的猶太殖民地。炮隊的指揮官卡迈勒丁·侯賽尼是“自由軍官組織”委員會的委員，這個組織變成了今天的“革命指導委員會”。

我还記得那時期里的另一件秘密，也是“自由軍官組織”最寶貴的一件秘密。

哈桑·易卜拉欣到大馬士革去和里齊·高武克基手下一些軍官進行聯繫。高武克基當時統率阿拉伯解放部隊，正在籌劃在巴勒斯坦北部進行一場決戰。

哈桑·易卜拉欣和阿卜杜勒·賴特夫·巴格達底共同擬定了一個大膽的計劃，要在解放部隊所準備的戰役中發動一次勝利的攻擊。

這個計劃的主要點曾考慮到阿拉伯解放部隊沒有空軍助戰使他們取得優勢。如果能夠獲得空軍的支援，而集中轟炸敵軍要害，那將是這個戰役的決定因素。但是解放部隊能够从什么地方獲得飛機來實現這個夢想呢？

哈桑·易卜拉欣和阿卜杜勒·賴特夫·巴格達底毫不猶豫；他們決定由埃及空軍來執行這個任務。

但是怎麼辦呢？

這時埃及還沒有參加巴勒斯坦戰爭，因此包括空軍在內的武裝部隊都受到嚴格的監視。

然而，失望并没有影响这个计划。

军用机场上开始了出色的活动，修理和准备飞机的巨大活动是显著的，对于教练工作的明显努力，在许多飞行员的心中，像热病一般流行着。

但是只有很少数的人晓得内中秘密……

他们知道这些飞机和飞行员正准备停当，专等叙利亚在某一天发出秘密的信号，立即起飞，全力参加争夺圣地的决战。以后他们将飞往大马士革附近的机场降落，等候埃及方面的反应，然后决定下一步怎样做。

最大的可能就是每一个参加这次行动的飞行员都要受军事审判。我记得许多人已经为自己的前途作了安排，他们想到当时的局势很可能使他们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不能回国。

“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当时的感情和参加这个勇敢计划的飞行员们的感情是一样的，既不是爱好冒险，也不是感情冲动，而是对我们命运的显著的自觉。我们觉得拉法并不是我国最后边界，为着国家的安全就不能不保护患难与共的兄弟国家的边疆。

* * *

上述计划并未实现，因为我们没有收到从叙利亚发出的秘密信号。

后来，局势决定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都参加了巴勒斯坦战争。

现在我不想谈巴勒斯坦战争的细节；因为这是一个容易

从各方面討論的題目，但是我願意提一提巴勒斯坦戰爭中一个奇異的教訓，那就是阿拉伯各民族參加巴勒斯坦戰爭的熱情是一致的。

他們以同样的辛酸和失望退出了這場戰爭。可見他們在國內遭遇了同样的處境，同样的勢力使他們遭受了失敗和屈辱。

當我在孟希亞山的戰壕和掩蔽溝里的時候，我常獨自思想。

那時我是第六營的參謀；第六營防守這個扇形地區，有時作防禦戰，更多的時候是運動出擊。

我時常走出去，走到我周圍被敵方炮火轟擊成為灰燼的那些廢墟中獨坐遐思。

我有時會被幻想帶到星際，我從高空俯視那整個區域。

這樣，各種景物在我面前就開始變得更加清晰：

這是我們被包圍的地方；這是我們這一營的陣地和同我們共守一線的另外几營的陣地。

這些是包圍着我們的敵軍。

這些是我們的其他部隊，他們也被包圍，他們還可以在有限的地區內出奇制勝，但已不能作深廣的活動。

首都周圍的政治環境使得向我們發出命令的首都遭受包圍，以致于癱瘓，這種情況比我們在法魯加袋形陣地所經歷的一切更為嚴重。

這些是我們武裝的兄弟部隊，他們和我們有共同的偉大

祖國，有共同的利益，我們大家都為了共同的動機而一同向巴勒斯坦奔來。

這些是我們的兄弟部隊，一個部隊接着一個部隊，都同樣被包圍了。由於他們所處的環境和他們本國政府所處的環境而被包圍了。他們統統都像棋子一樣，沒有能力，沒有意志，一任棋手擺布。

在戰線的後方，我們的人民顯然是一個策劃周密的陰謀的犧牲品。這個陰謀故意把當前發生的事情的真相掩蓋起來，迷惑了人民，甚至使他們不能認識自己。

有時，我從星際重新回到地面上來，於是我就覺得我是在保衛我的家園和我的兒女；至於我的那些幻夢、那些首都、國家、人民和歷史——這一切對我都毫無意義。

我所以這樣想，是因為當我徘徊於廢墟上的時候，我碰到一些難童，他們是在家破財亡之余陷入包圍中的。我記得其中有一個和我的女兒差不多年歲的小女孩。我看見她，正是當她為着飢寒交迫去找食物或衣服而走進一個槍彈橫飛的危險地帶的時候。

我時常對我自己說：

這也可能發生在我的小女兒身上。

因為我深信，正在巴勒斯坦發生的事情也會在任何阿拉伯國家裏發生，只要那時控制著它的各種因素和勢力仍舊支配著它。

* * *

巴勒斯坦戰事結束，包圍解除，我回到了祖國，阿拉伯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已經化為一個整體。

嗣後發生的事件証實了我心中的這個信念。

我一直注意這個區域內局勢的各種發展，我發現這些發展是互相呼應的。開羅發生了什麼事，第二天在大馬士革便發生同類的事；貝魯特、安曼、巴格達以及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這一切和經驗在我心灵中所繪製成的圖畫自然是相符合的：

一個區域，有同樣的情況，同樣的因素，甚至有聯合起來跟它作對的同樣的勢力。

很明顯的，帝國主義就是這些勢力中最主要的勢力。甚至以色列本身也不過是帝國主義的一個結果。

因為假如巴勒斯坦不淪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地，猶太復國主義一定是孤立無援，不能到巴勒斯坦來實現民族定居地，而那種想法也只能是一場無望的痴夢而已。

當我寫下這些感想的時候，我的面前放着一本以色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及其真正的締造者齊姆·魏茲曼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刊載在他的一本名著“考驗與錯誤”里，其中若干具有特殊意義的言詞引起了我的注意。例如他說：

“必須有一個大國支持我們，世界上有兩個大國其中任何一國都有力量這樣做：德國或英國。

“至于德國，它已經決定置身事外；但英國則已給予我們

充分的照顧和同情。”

下列的敘述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瑞士召開的猶太復國主義分子第六次大會上，赫索曾站起來向世界猶太人宣布：英國，沒有任何別的國家，只有英國，已經承認猶太人是一個獨立存在而不附屬於他人的民族。我們猶太人應該有一個家鄉和國家。

赫索跟着宣讀了拉特遜勳爵代表英國政府寫來的具有這種含義的信。在這封信中，拉特遜給我們提供了烏干達作為猶太民族的定居地。

“出席這次大會的人決定接受這個建議。

“但是後來我們把这个建議扼殺在搖籃里，並且一聲不响地把它埋葬掉。

“之後，英國又設法滿足我們。

“我們在英國提出建議之後就成立了一個由許多猶太學者組成的委員會，他們前往埃及研究西奈地區。他們在开羅會見了英國高級專員克羅美爾勳爵，他對我們建立民族定居地的願望表示十分同情。

“可是這個委員會後來認為那個地區是不符合我們所以要求民族定居地的目標的。

“後來，我會見了英國外交大臣巴爾福勳爵，他立刻問我：

“為什麼你們不同意在烏干達設立民族定居地？”

“我回答說：‘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個帶有民族色彩的政治運動，這是千真萬確的；但是我們不能忽視這個運動的精神方

面。我十分確信，如果我們忽視精神方面，我們就永遠不能實現民族主義的政治理想。’

“我又對巴爾福說：

“假如有人對你說，拿巴黎來交換倫敦吧，那末你將怎麼回答呢？你能接受嗎？”

以下這一段話也引起我的注意：

“一九二一年秋，我回到倫敦去監督關於英國對巴勒斯坦行使委任統治權的草案的擬訂工作。

“這個文件必須提交國際聯盟最後批准，因為在此以前，聖勒摩會議在原則上已確認了這個委任統治。

“寇松勳爵這時已經繼巴爾福勳爵出任外交大臣，因此他應對該文件草案負責。

“在倫敦跟我們在一起的有世界上最干練的法律起草人之一、有名的法學家伊本·柯恩；并有寇松的秘書埃里克·浮布士·亞當和我們共同合作。

“寇松和我們之間自始至終有着分歧。”

“我們在草案的序言中寫進了一段文字，我們想通過這段文字使得英國受到巴爾福勳爵所作諾言的約束，並且保證英國對巴勒斯坦的政策應以實現猶太民族定居地的原則為基礎。我們所草擬的那段文字是這樣的：

“‘承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歷史上的權利’。

“但是寇松說他主張措辭委婉一些，以便阿拉伯人讀到時不受刺激，他說，他認為應該這樣措辭：

—我們的斗争。經過一個月的這樣接觸，我得出了重要的結論：我們路上的第一個障礙就是懷疑。這種懷疑的種子顯然是我們共同的夙敵為了阻止我們採取統一鬥爭而播種在我們心中的。

我記得最近有一次和一位阿拉伯政治家坐着商談。他的位同僚也在座。這次談話由我主動，而他只答复我的問題。

他總是講了幾句話就轉過頭去從他的同僚的臉上觀察他所說的話的反應，而不企圖觀察我對那句話的反應。

我就對他說：“克服你心中的一切懷疑吧。你想什麼就說什麼。請看着我的眼睛，而不要把臉轉過去。”

我並不想低估那些共同鬥爭的障礙。毫無疑問，這類障礙中有些是複雜的，其根源是與環境的性質、人民的歷史情況和地理情況有密切聯繫的。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只要我們拿出一點基於遠見而非大意的靈活性，我們就可以搞成一個每人都會毫無保留地同意的計劃，來處理共同鬥爭的問題。

* * *

我們共同鬥爭將會給我們的人民帶來我們的一切願望，我對於這一點，從來沒有絲毫的懷疑。

我將永遠這樣說：我們是強大的；唯一的災難就是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我們對於力量這個名詞往往下錯了定義。拚命叫喊並不是力量；真正的力量是在於利用我們手中的一切條件做出積極的行動。

當我試行分析我們的力量的成分時，我不能不首先估計到三個主要的來源。

第一個來源是我們是一個民族集團，我們的國家互相毗鄰，有許多物質的和精神的關係把我們聯成一氣；我們的民族還具有許多特點、構成條件和一種文化。在這種氛圍中曾經產生了三個神聖的、天啓的宗教。這是我們在設法建立一個安定與和平的世界時不容忽視的因素。

這是第一個來源。

至於力量的第二個來源，就是我們的領土本身及其在世界地圖上的地位，也就是那真正可以稱為世界交通樞紐、世界貿易要道和世界軍隊通路的重要戰略地位。

第三個來源就是石油。石油是物質文明的神經，沒有了它，所有物質文明的手段——生產各種商品的巨大工廠、一切陸海空的交通工具、從云端的飛機到海浪底下的潛水艇的戰爭武器——所有這些都要停止活動，都要變成不能動彈的、無生命的鐵鏹。

這裡，我想稍微停住來談談石油問題。石油作為一種已被許多事實和數字証實了的物質上的需要而存在這件事，也許要在我們分析我們阿拉伯國家力量的來源的重要性上成為一個有用的範例。

最近我讀到芝加哥大學出版的關於世界石油情況的一篇論文。如果每個阿拉伯人能讀它、理解它的含義，並且看出它的統計數字所表明的重要意義，那將是一件好事情。

例如这篇論文指出，在阿拉伯國家开采石油的工作不需要很大的資本。

許多石油公司从一九一六年起在哥倫比亞耗費了6,000万美元，但在一九三六年以前一直沒有發現一滴石油。

这些石油公司在委內瑞拉花費了4,400万美元，但十五年間沒有獲得一滴石油。

这些公司在印度尼西亞花費了3,900万美元，最后才采到石油。

这篇論文得出的結論是这样：生產一桶石油的成本在北美洲是七角八分美元；在南美洲是四角三分美元；但是在阿拉伯國家生產成本只要一角美元。

这篇論文還說，世界產油中心已經從美國移到了阿拉伯地區。因為美國的油井正在日趨枯竭，美國的地價日益高漲，工人的工資也在增加；但是，阿拉伯地區的油田還是沒有開發過的，那里的廣大的土地仍然几乎不值一文錢，同時，那里的勞動力接受不夠糊口的工資。

世界上已經勘查確實的石油蘊藏量有一半是貯藏在阿拉伯地區的下面，另一半則分散在美國、蘇聯、加勒比海一帶以及地球上的其他地區。

這也是一个事實：每座油井的每日平均產量在美國是十一桶，在委內瑞拉是二百三十桶，而在阿拉伯地區則為四千桶。

我是否說清楚了這一個力量因素有多麼大的重要性？我

希望我已經說得够清楚了。

由此可見，我們是強大的。力量倒不是表現在當我們啼哭或吶喊或呼救時聲音震天，而是表現在當我們保持鎮靜以數字來考慮我們行動能力的程度；表現在我們對那結合著我們的力量的真正了解。這個力量把我們的土地變成一整個區域。這個區域里沒有任何部分是可以從整體分割開、或者可以像一個孤島，能夠不要通過保衛全區域的方法而能被守住的。

* * *

我們必須置身其內，並且在里頭竭盡能力採取行動的第一個圈子，就是阿拉伯的圈子。關於這個圈子的話就談到這里為止。

如果我們進而考慮到第二個圈子，也就是非洲大陸的圈子，我可以扼要地說，在任何情況之下，我們對於500萬白人與20,000萬非洲人今日正在那裡進行的可怕的血腥的衝突都不能袖手旁觀，儘管我們會多麼地希望能夠置身事外。

我們不能這樣做，是由於一個重要而且明顯的理由：我們是住在非洲上。

非洲的人民將繼續把希望寄託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守衛著大陸的北門，我們被認為是大陸對外面世界連系的鏈鎖。

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絕不能放棄對於在處女森林的最深處傳播光明和文化，給以全力支持的責任。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尼羅河是我國的生命動脈，而尼羅河是發源于大陸中心的。

作为最后一个理由，我們親愛的兄弟之邦蘇丹的邊界伸進非洲的腹地，由於接壤關係，蘇丹和大陸中部神經地帶結合在一起。

肯定地說，這個黑暗大陸現在是一個奇怪的和劇烈的動亂的地區：代表歐洲幾個國家的白人正在試圖重新瓜分非洲的土地。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對於這些正在發生的事情都不能採取觀望態度，而認為這些事情對我們毫無關係。

我要繼續切盼這樣的一天來臨，那時我會在開羅找到一所規模宏大的非洲研究院，它將致力於下列各事：給我們揭示大陸的各个部分；在我們的思想里建立一個開明的非洲覺悟；並且跟全世界各國人民一起為非洲人民的進步與繁榮而工作。

* * *

現在剩下的是第三個圈子。這個圈子包羅了各大洲各大洋。我說過，它是同齡兄弟的圈子。這些兄弟無論在太陽底下的那一個角落里，都和我們同樣地面對著麥加的那個方向，他們的虔誠的嘴唇同我們默念著同樣的祈禱。

當我偕同埃及代表團到沙特阿拉伯王國去吊唁該國偉大的元首的喪事的時候，我更加相信加強伊斯蘭教的聯繫就有可能團結所有的穆斯林。

我站在克而白^①面前的時候，好像我看到了全世界所有

① 全世界穆斯林共同朝拜的“天房”，位於麥加“聖寺”的中心。——譯者

伊斯蘭教達到的地方。我發現我這樣自語着：

“我們對於朝覲的看法必須改變。不應該把朝覲看成死后進天堂的入門券，或者把它看作是極盡人世歡樂之後贖取罪愆的一個簡單手段。

朝覲應該變成一種偉大的政治力量。世界各國的新聞記者應該趕來採訪朝覲新聞，不把它當作一些傳統和儀式來向讀者供給饒有興趣的報道，而應該把它作為一個定期舉行的政治會議看待，各个伊斯蘭國家的領導人物、思想家、各門的學者、作家、工業巨子、商人和青年在朝覲中都能够聚首一堂，以便在這個伊斯蘭世界的議會中提出他們國家的政策和相互合作的計劃綱要，直到下一年再行集會。他們虔誠而兢兢業業地相聚一堂，但是他們是強大的。他們擯棄貪欲，但是他們是積極工作的。他們在真主面前自感微弱，但是在難題和敵人面前却是一羣健兒。他們夢想着來世的生活，但是他們相信在陽光之下有他們應該占有的生存地位。

我記得我曾經把這些思想告訴沙特國王陛下，他對我說：“這的確是朝覲的真正哲理”。

老實說，我自己不能設想朝覲還有其他的哲理。

當我想到在印度尼西亞的8,000萬穆斯林；中國的5,000萬，馬來亞、泰國和緬甸的900萬，巴基斯坦的將近一億，中東的一億多，蘇聯的4,000萬，以及世界遠方地區的900萬穆斯林的時候，當我想到被同一的宗教信仰所聯合着的這幾億人口時，我感覺到可以由這些穆斯林的合作來實現的那些巨大的

可能性。这种合作自然是不超出他們对于本國的天然忠誠的，然而它會給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教兄弟保証無限的力量。

* * *

我現在重新注意到那位角色，他四处徘徊，訪求一位英雄。这就是那位角色，这就是他的面貌，这就是他的舞台。

依靠着我們獨特的空間，只有我們才能演唱这个角色。

譯　后　記

這本書原來是根據埃及出版的英文譯本譯成中文的，後
蒙北京大學馬堅教授和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張秉鐸先生按照阿
拉伯文第九版原文作了仔細的校訂。這裡特向馬堅教授和張
秉鐸先生致謝。

譯　者

1956年8月

